

舟山鄉訊 舟山鄉親來台七十週年紀念特刊

目 錄

封面照片：舟山軍民撤至台灣在基隆碼頭登陸情形

畫 頁	舟山老兵訪談花絮(1)	封面裡
	舟山老兵訪談花絮(2)	封底裡
	舟山老兵訪談花絮(3)	封底
序文	2	
文化人士張行周情傳海峽兩岸／陳瑤	3	
被捉當兵七十週年之追憶／潘瑞泰	7	
舟山撤軍赴台順利完成七十週年紀實／潘瑞泰	12	
陳健倫：人生真是一場夢／陳玲	21	
林益本：堅定考大學以改變人生／陳玲	25	
我的追憶／莊明康	33	
孫錦文：痛苦被抓兵後我依然感恩／陳玲	34	
辛慶祥：難忘故土／陳玲、周權	39	
姜文標：我一定要回家／陳玲	41	
陳玲 作者簡介	55	
稿約及版權頁	56	

序 文

本會為紀念舟山鄉親來台七十週年，經理事會同意將雙月刊舟山鄉訊第201期出版為紀念特刊。因舟山鄉親來台50週年紀念特刊（鄉訊第80期）及60週年紀念特刊（鄉訊第139期）都相繼轉載撤台的歷史史料及圖片，因此本期特刊僅收錄本會鄉長的個人追憶文章，部分鄉長的自述轉載自陳玲的著作《逝去的硝烟》及她與周權合著的《舟台交流的歷史記憶》。

舟山鄉訊第199期刊登了為建設中的舟山赴台老兵史料陳列館徵集紀念實物及史料，在潘瑞泰鄉長和本會吳總幹事的熱心聯絡下，數位鄉長攜帶珍貴的個人家信、證書及獎狀勳章等來到會所接受本人的錄影訪談，鄉長們談到少小離家的痛苦經歷及兩岸開放後再次與親人相聚時的場景無不老淚縱橫，一段歷史造就了他們不一樣的人生，令人不勝唏噓。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鄉長們無法組團親自前往舟山，目前所捐物品皆已拍照並由本會暫管，感謝他們願意捐贈具有紀念性及代表性的實物，有些極具史料價值和陳列價值。老兵鄉長們如還有史料願意捐贈給舟山赴台老兵史料陳列館，請送至本會會所或來電聯繫吳總幹事上府收取。

在此特別感謝前發行人沈行發教授及現發行人張冬梅理事長的信任與支持，使本特刊得以順利出版，呈現給各位鄉親。

最後祝各位鄉長身體健康，萬事如意，闔家平安！

主編 王愛勤

文化人士張行周情傳海峽兩岸

陳 瑤

張行周，名彤，祖籍定海城區，1918年3月生於上海，6歲時隨母親返回定海居住，不幸的是他的母親翌年即因難產去世，全靠其祖母撫養長大。9歲時就讀定海公學附屬小學，1934年在定海私立舟山中學初中畢業後，考入上海三極無線電專科學校。後因父親去世，家道中落，無力繼續深造。



18歲獨自赴上海打拼，曾在上海新新百貨公司做過售貨員。

1936年在上海郵政管理局包裹封發組工作。1938年赴浙江金華參加抗日戰爭，1939年至1950年，在軍中從事電訊業務，歷任報務員、領班、通訊台長。1941年奉派赴滬佈置秘密電台，曾兩次遭敵偽拘捕羈獄。

抗戰勝利後獲釋，後曾任舟山群島防衛司令部上校參議等職。1950年5月赴台灣後退役，從事新聞出版工作，歷任中國聯合通訊社（簡稱中聯社）副社長、社長、發行人，香港《中南日報》、《上海日報》及曼谷《世界日報》台灣分社主任，影劇週報、讀友畫刊發行人。

1957年創辦民主出版社，先後當選新聞通訊事業協會理

事，僑報記者聯誼會發起人，雜誌事業協會理事、監事，台北市浙江、寧波、舟山三同鄉會理事、常務理事，兼編《浙江月刊》、《寧波同鄉》及《舟山鄉訊》。1981年12月起再兼瑜伽協會秘書長，並主編《瑜伽雜誌》。

一、涉足報刊艱辛打拼情獻三個同鄉會

張行周到台灣後，因人生地不熟，手頭又無積蓄，憑著一雙手一支筆討生活，相當辛苦。幸得一位姓謝的朋友幫助，兩人合夥辦了一家中國聯合通訊社，謝任社長主外，張任副社長主內，台北設立總社，半年下來已打好基礎，並在高雄成立分社。但單靠通訊社業務收入有限，仍難糊口，他開始經銷泰國的《世界日報》，後又經營了兩份香港進口的僑報（《中南日報》和《上海日報》）的內銷。擔任台灣分社主任並憑報社業務發展社會關係，隨後又自辦兩份雜誌（《影劇週報》、《讀友畫刊》）和一家出版社（民主出版社），其出版的刊物深受讀者的歡迎。

鼎盛時期，他雇用編輯、記者和相關業務人員十餘人。同時他還參加各項社會活動，但因新聞、雜誌和出版社盈利微薄，又常需要大筆資金周轉，只得向外調度，每月利息支出即壓得他透不過氣來。十餘年下來，心力交瘁，還負上一身債務，最後還是靠朋友們幫忙脫困。

1964年起張行周兼任寧波同鄉會會刊《寧波同鄉》主編，至1993年秋連續編了29年，後因健康原因不再親手編輯，但仍繼續擔任該會的常務理事。其間，張行周於1968年5月創辦浙江同鄉會的《浙江月刊》，先後3次共計編了15年；1970年9月成立的台北市舟山同鄉會，張行周也是該會發起人之一；1981年主持《舟山鄉訊》創刊，本著「服務旅台同鄉，報導兩岸鄉情」這一宗旨，免費贈送舟山同鄉會會員。這個刊

物被台灣同鄉們親切地稱為「我們自己的刊物」，至編滿第100期後才把《舟山鄉訊》編務交給沈行發先生，而改任發行人。

張行周因其本身籍貫關係，以及憑藉聰慧的頭腦、勤勞的雙手、頑強的意志和儉樸的生活，能同時參加三個範圍不同的同鄉會，而且三個同鄉會的會刊，均由他一手主編，這是非常難得的。他長期熱心為同鄉服務，可說將其下半生的歲月，全部奉獻給三個同鄉會了。

張行周平時勤於寫作。他的文章，文筆流暢，語言樸素生動，讀來很有親切感。常就個人奮鬥經歷、人生感悟、時局見解，以及對赴台同鄉去世後的悼念追思等文章，發表在各類刊物上，並且整理出版了《浮生小記》（共九冊）系列散文集，以及《寶島遊記》、《走馬看花故鄉行》等作品專集。

二、十六年奔波讓旅台鄉友圓了還鄉夢

1988年10月，張行周由次女連永陪同首次返鄉，經由香港轉機先到上海，再經杭州、寧波，最後回到家鄉定海。

一踏上家鄉的土地，他悲喜交集，老淚縱橫。日夜思鄉的遊子終於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鄉，他十分渴望在有生之年能為家鄉做點事，他希望台胞們過世後可以葉落歸根魂歸故里，讓在台灣的新一代人瞭解家鄉，「種」下一個根，讓子孫後代在祭掃祖墓的同時，不忘家鄉故土。

於是，他建議開闢一座旅台同鄉墓園，所需費用可由張行周回台後與舟山同鄉會鄉親共商籌募。後他在舟山同鄉會中爭取到定海公墓補助費一萬美元，另外一萬美元由十位熱心鄉友分別認捐，每人1,000美元。在台胞和家鄉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定海青嶺山的半山腰上開闢出一塊「旅台定海同鄉墓

園」。

第二年，張行周攜母親（註：為其繼母，而他一直視為親生母親，同行來台養老送終）的骨灰盒來到故鄉。在母親墓前，他可以告慰母親，她生前的夙願終於實現。

2000年10月，又經張行周向旅台同鄉墓屬勸募，再次合力捐入美元2.39萬元及台幣二十餘萬元，興建一座禮堂，取名「懷祖堂」，清明掃墓祭拜時供齋及做佛事用。張行周為同鄉公墓事，前後奔波十六年，付出多少時間精力，及兩岸往返花費，實在無法計算，他得到的唯一安慰是：「我下半輩子為鄉親服務實已盡到最大的心力了，無私無求，應可無愧於神明。」

三、為家鄉教育捐資助學不遺餘力

張行周每年都回鄉一次或兩次，19年中共計返鄉28次。其間，還發動舟山同鄉會組團返鄉品嘗楊梅，在台北發動舟中校友合力捐贈獎學金給「東海學院」的貧困學生，每年定額捐助。

組織舟中旅台校友集體回來參加舟中創校七十週年、七十五週年和八十週年紀念大會，捐助母校獎學基金，第一次1991年10月捐贈美元2.2萬元，第二次於1996年10月為回應母校整修思劉堂，捐贈美元1.5萬元，這些雖都集合多數校友之力，但張行周居間聯繫勸募，也付出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而且他為了不落人後，每筆捐款自己也盡一份力。

這些年來，張行周為家鄉的建設和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說，家鄉是他一生的牽掛，他渴望兩岸統一的願望大多貫穿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中，達近百萬字，他用深沉的筆調抒發了自己漂泊流離的人生感慨和對故鄉美麗山河的熱愛。

（轉載自《舟山日報》2013/1/22第五版，卻酬）

被捉當兵七十週年之追憶

潘瑞泰

引 言

回憶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國共兩軍隨即爆發內戰，導致遍地戰火，民不聊生，全國各地大小戰役的結束，大多數的下場，乃是國軍棄守陣地，或撤退至另一防地，於轉移行動中，部隊的武器裝備均有毀損，兵員因傷亡、被俘或逃亡而減員，故而不得不於轉移途中，不是強徵兵源，就是隨時隨地拉伏捉壯丁，藉以彌補兵員的缺額，此為國軍在大陸戰敗撤退時的常態，不幸的舟山鄉親，從1950年5月中旬起被捉當兵，直接捲進了國共內戰的漩渦。

(一) 守衛海上長城舟山群島

1949年國軍三軍統帥蔣中正痛失大陸的大批土地，但對於東南沿海我們的祖居地舟山群島情有所鍾，因為它四週環海形成天塹，憑藉海空軍的絕對優勢，可以扼守長江三角洲的航運通道，更是固守台灣的海上長城，特指派由上海撤軍的淞滬防衛司令石覺中將為舟山防衛司令，並且將10月4日「金塘」失守的陸軍102師師長朱式勤追究他守土失職，交付軍法嚴辦，殺一儆百，藉以告誡守衛舟山的陸海空三軍將領，若不誓死竭力防衛舟山，則必遭軍法制裁，並從台灣撥發四千萬銀元，構建岱山的空軍前進機場，加強空軍力量，確保空中優勢，亦表達他三軍統帥對守衛舟山群島的決心和毅力。

（二）舟山撤軍前國共軍雙方戰機部署和戰力概況

共軍空軍以徐州為主要基地，南京、上海、杭州和衢州為前進基地，共有輕重轟炸機四十五架，戰鬥機和偵察機等合計一百七十七架，其數量已超過國軍當時駐定海和岱山兩個前進基地轟炸機八架，戰鬥機和偵察機等三十四架，以及在台灣基地依需要隨即調遣執行任務的戰機數量。

共軍空軍有俄援噴射戰鬥機進駐上海機場，全部由蘇俄空軍人員負責編訓，當時國軍並無美援的噴射戰機，故而戰機性能反而優於國軍空軍的螺旋槳戰機，導致雙方空軍優勢移位，國軍反而居於劣勢地位，海軍軍艦極端依賴空中武力掩護，一旦失去天空，必然喪失海洋和大地。

（三）建議「舟山撤軍」的始作俑者—美國前海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將軍

1950年4月27日國軍統帥蔣中正偕同美國前海軍第七艦隊退休將領柯克，由台北搭機抵達舟山前線，考察戰地防務，柯克將軍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美日太平洋諸島嶼攻防戰役，對海陸空三軍聯合作戰頗有經驗，他認為當國軍空軍優勢不再時，舟山群島不易防守，趁共軍來犯之前轉移兵力，從速轉進台灣鞏固大後方基地，三軍統帥蔣中正深思熟慮後，決定接納他的建議，原先誓死守衛舟山群島，突然轉念為撤守我們熱愛的祖居地，轉移至大後方鞏固大台灣。

蔣中正於5月11日手諭國防部副參謀總長郭寄嶠與舟山防衛司令石覺：「要防備匪機突然來定（海）轟炸我運輸船艦，比防範匪陸軍渡海來攻本島更為重要。」

顯然蔣中正認為共軍空軍很可能趁國軍搭乘運輸船艦停泊或駛離舟山群島時，遭受共軍轟炸機的突襲和追擊！

(四) 舟山鄉親被捉當兵紀實

回憶1950年5月15日上午10時左右，我從舟山中學學生宿舍出發，返家途經鹽倉鄉，狹路相逢國軍第75師224團的一名班長，他舉起步槍子彈上膛瞄準著我，大聲喝令「走！」，我被情勢所迫故而未能與年邁的雙親告別，於16日黃昏之後在干礮鄉西碼頭附近的海灘，搭上撤軍之舟「海宇輪」。

於5月14、15與16日守衛定海本島和岱山等外島的陸軍主力部隊約有十二萬餘名，全面搜捕年輕的鄉親當兵，不顧情理和道義捉了其中壹家三口兄弟兵、老少兩人父子兵、單丁的獨養子、修道吃素的出家人，正在結婚拜堂的新郎倌，以及從內陸逃難暫住舟山群島的年輕男丁，當時舟山群島約有四十五萬餘居民，被捉去當兵妻離子散的年輕鄉親約有一萬三千餘名，生離死別，其淒慘場景不免令人鼻酸，永生難忘！

(五) 浙江省政府主席石覺散發「告別定海民眾書」

舟山撤軍時，浙江省政府主席石覺將軍曾於5月16日散發「告別定海民眾」之傳單數萬張。此項傳單顯係事前在臺北印刷，運往定海散發者，其內容如下：

（第一節）浙江省政府遷到定海將近一年，我們國民革命軍駐守定海也將近一年。定海的同胞們在我們的軍事的掩護和法律的保障之下，比大陸同胞們多過了一年的「自由生活」。我們省政府僚屬和軍隊官兵們都願意永遠和你們在一起過著自由的生活。但是我們今天奉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撤退」了。

反共戰事是全面長期的戰爭。政府為拯救大陸同胞，恢復領土主權，必須有長期計劃，作全盤的打算。因此政府決定集中一切兵力，第一步鞏固臺灣基地，第二步策劃反攻大陸。我們有決心在定海與共匪決戰，但是我們國家只有這些力量，不

能再分散、再消耗，再被共匪各個擊破。所以政府命令我們向臺灣集中，我們也只有遵守政府的命令，撤退定海了。

（第二節）我們知道浙江省政府和國民革命軍撤退的時候，也就是你們大家生命財產和自由開始被「共匪」危害和壓迫的時候；但是你們要忍耐、要保重、要吃得住苦、要保持著生存。我們決定今日主動的撤退，就是準備將來早日的反攻。

（第三節）定海的同胞們！我們後會「有」期，我們決不忘記你們，我們一定要回來從共匪鐵幕下「拯救」你們！

浙江省政府主席兼舟山防衛司令官石覺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該傳單內容一廂情願，完全不符合事實：看到第一節傳單內容的定海鄉親，一定覺得國民革命軍駐守定海將近一年，誇稱民眾比大陸同胞多過一年的「自由生活」，但事實上這一年期間，民眾捐糧食和服勞役有目共睹，渡過了艱困、不安和戰亂的苦日子！看到第二節有兩個字：「共匪」，若改寫成「國軍」，則傳單與事實完全符合，或許石覺司令官當時不知道國民革命軍撤退的時候，依慣例抓了定海鄉親當兵，也就是我們（被抓者）生命財產和自由開始被「國軍」危害和壓迫的時候。看了第三節的傳單內容，舟山同胞就希望與國軍後會「無」期，十分恐懼國軍回定海又要來抓我們舟山人的子孫當兵了，「忘記」我們吧！千萬不要回來，所謂「拯救」我們，這是一場騙局和笑柄！

結 語

自古以來，強盜使用暴力搶奪善良人民的錢財，若不能滿足他們的貪念，就會拔刀傷人性命，錢財乃是身外之物可以捨棄；國軍平時駐紮在舟山群島，口口聲聲「愛護人民、

拯救苦難同胞」，但是，一旦撤離舟山就恩將仇報，擄人子孫而不擇手段，其殘酷和罪惡逾越強盜搶人錢財，被抓去當兵的舟山鄉親，都是父母的命根、妻子的愛人、未成年子女的靠山，當時若不屈從當兵的鄉親，立刻被國軍就地槍決，造成舟山群島萬餘戶的破碎家庭，不啻是空前絕後的人間大災難！我衷心祈望，我們這些被捉當兵的鄉親是祖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洪流中，最後一代和最後一批「被捉當兵」的苦難人！

幸而、上蒼有好生之德，我們被抓去當兵的舟山鄉親，以及從其他縣市被抓、被徵或志願當兵的士兵們，托祖宗的積德，終於很幸運於撤退時未被共軍戰機狂轟濫炸，遭受一場戰火大浩劫，能順利安全地撤離祖居地—舟山，轉移至陌生地—台灣，不知不覺離鄉背井，居然已經長達了七十年！



大業

禮品有限公司

TARGET AWARD & FLAG CO.,LTD.



獎牌



獎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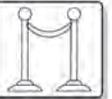
水晶



琉璃



旗幟



會場



<http://www.award-flag.com.tw>
[e-mail - target@award-flag.com.tw](mailto:target@award-flag.com.tw)
顧客滿意就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台北市中華路一段164-1號 FAX: 2331-1944
TEL: 2389-2222 (代表號) FAX: 2382-6427

舟山撤軍赴台順利完成 七十週年紀實

潘瑞泰

壹、緒言

1950年代台灣各界評論當時舟山防衛司令石覺中將的卓越指揮，於保密防諜的嚴控下，使得十五萬大軍順利安全地撤離舟山至大後方台灣基地；但是時隔三十年之後，於1980年紀念舟山軍民大撤退三十週年，由張行周鄉長主編《瀛海同舟》，記載當時防衛舟山群島的三軍統帥蔣中正、各高級將領和有關人士的文獻紀錄，將各時段撤軍過程的重要環節和實況，予以整理和分析，就會發現所謂「國軍撤離舟山至台灣『順利』完成，事實上卻是『僥倖』完成」，其緣由詳述於後：

戰爭時期敵我雙方交戰，守方部隊「順利」安全撤至指定地區，撤守的主力部隊必須保有充足的原有戰鬥力，迅速脫離戰場，到達不再被敵方火力追擊的安全地帶，如果主力部隊仍在撤軍行動中，隨時隨地可能遭受敵軍追擊的危境下，大後方的高級長官不能對外宣稱：「前線我方守軍已經撤離至某一指定地區順利完成」，反而是洩漏「撤軍」的機密，違反軍事行動必須絕對保密的重要守則。

四面環海的海島撤軍行動，相較於內陸撤軍多了兩階段的繁雜且具有風險的撤軍行動，即

第一階段：要秘密派遣運輸船艦，準時到達指定海域停泊。

第二階段：讓兵員準時順利安全地攀登上船，武器彈藥和

作戰物資於船艦上裝載要妥善。

這段時期和航行中的船艦白晝要對空警戒，夜晚要燈火管制，隨時隨地要防備敵機空中突襲或追擊，尤其不可洩漏撤軍的機密，避免敵方聞訊後戰機蜂擁而來。

貳、七十年前陸海空三軍撤軍紀實

(一)美國前海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將軍建議撤守舟山群島

於1950年4月27日美國前海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將軍陪同三軍統帥蔣中正由台北搭機飛抵舟山前線考察戰地防務，柯克經歷二次世界大戰美日太平洋諸島嶼攻守戰役，深知日軍防禦各島嶼，缺乏空中優勢，故而逐次被美軍攻佔，他認為，1950年共軍已獲得蘇聯噴射戰機之援助，而國軍仍是老舊的螺旋槳戰機，故而空中優勢不再，舟山諸島嶼不宜防守，於是蔣中正接納他的建議：撤軍舟山群島，回師鞏固台灣基地。

(二)撤軍行動於五月份各時段的實況進展

十日——舟山防衛司令石覺由舟山飛赴台北，接受最高統帥蔣中正的面諭：

「陸海空三軍撤離舟山至台灣基地，為保密起見，乃以『美援及日本賠償物資運輸計畫』為代名。」

十一日——蔣中正面諭國防部副參謀總長郭寄嶠上將：

「率領陸海空三軍官員自台北飛抵定海，主持（監督）舟山撤軍大事。」

同日——蔣中正手諭：

「空軍副司令王叔銘、海軍副司令馬紀壯在石覺防衛司令指揮下，協同陸海空三軍撤軍事宜。」

蔣中正手諭（第二封）：

「寄嶠為開（石覺）二位同志，此時防備匪機突然來定

海轟炸我運輸船艦比防範其陸軍渡海來攻本島更為重要，……」

同日二十一時——蔣中正手諭（第三封）：

「為開吾弟勛鑒前函修後，想起凡已到舟山群島附近者各運艦，燈火必須一律管制與熄滅燈光，千萬注重實施為要。叔銘、紀壯二同志均此。」

從以上蔣中正於十日面諭石覺大軍撤離舟山至台灣要「保密」，第二封給郭寄嶠為開（石覺）的手諭，他十分擔憂舟山群島海域停泊或撤離途中的運輸船艦，遭受共軍戰機的突襲轟炸；第三封手諭再三強調於夜間要燈火管制，防範敵機夜襲掃射狂炸。故而可以了解於這段撤軍時刻，國軍主力部隊滯留在運輸船艦的處境，其實十分危險！

十六日——舟山防衛副司令兼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中將紀錄：

「（一）秘密行動：

……（本軍各師）在十六日拂曉登輪完畢，駛泊普陀山海面；友軍部隊均於十六日裝載完畢，並駛至集結地區疏泊待命。」

根據舟山防衛副司令劉玉章中將證實，防衛舟山的機動與守備部隊，先後均於十六日裝載完畢，駛至集結地區疏泊待命，而且認為撤軍必須「秘密行動」，不可洩密。

同（十六日）日十一時空軍撤退、護航與機場破壞：

「……十六日十一時，海文輪駛離岱山，又由台灣派機二十八架分批全日掩護制空，黃昏前全部返台，並將損壞不及修理之P-51、C-47機各一架與不能夜航之AT-6機一架破壞，僅留C-46、C-47運輸機各二架裝運最後撤退空軍地勤人員，技術總隊官兵，於破壞後，當日二十時前全部安抵台北。」

五月十六日黃昏前，破壞岱山和定海前進機場的時機值得

商榷，因為當時裝載主力部隊的船艦仍停泊於舟山本島北部鄰近的海域，護航戰機二十八架，由台灣機場飛抵舟山上空的飛航時間，遠遠超過共軍戰機由上海和杭州機場飛臨舟山上空的飛航時間，兩者飛航相差的距離大約有四百公里左右，而戰機所載的燃油有限，飛赴戰地如果耗時太久，導致耗油太多，則在戰地上空不能持久交戰和實施持續護航。

當初決策為了防衛舟山群島，花費四千萬銀元構築岱山空軍前進基地，動用民工每人每日支付壹元銀幣，完工後駐守大量戰機，就是為了炸射舟山群島附近的共軍渡海攻擊，也可以防範共軍空軍的進襲；而岱山和定海兩個前進機場於十六日黃昏之前破壞殆盡，不再起降和使用戰機，故不得不走回原路，由台灣駐守的戰機二十八架分批全日掩護，沒有充份利用耗費鉅大的岱山機場，豈非自毀長城，浪費國家財力！

同日浙江省政府主席石覺中將於十六日散發「告別定海民眾書」之傳單數萬張，並搭艦巡視定海周邊海域之撤軍行動，乃明確宣示大軍撤退，不再保密了！

同（十六）日晚九時三十分國防部在台北參謀總部辦公室招待中外記者，宣告天下摘要如下：

「本人現在向各位宣佈一項重要消息：

國軍統帥部為了粉碎蘇俄帝國主義與中共匪軍聯合進攻大陸的陰謀，……主動地將我『舟山前線強大的陸海空軍轉移台灣』。……

由於事先有適切的計畫與遇到的準備，再加陸海空軍與聯勤部隊運輸船舶的緊密協同，舟山方面包括十五萬軍隊與大量武器裝備作戰物資，以及一部份人民的撤離工作，於十三日晚間開始行動，經過三天的時間，到今（十六）日此時止，業已按照預定計畫全部順利『撤離』完成。」

宣佈軍民之「撤離」兩字，應該是從舟山諸島的陸上土地「撤離」至舟山諸島附近海上停泊的船艦，完全遵守和執行最

高統帥蔣中正五月十一日手諭的指示：

「……部隊……開始登艦，並期於本月十五日至遲十六日上午必須完成，全部工作是為至盼。」

手諭內容所謂「全部工作」包括一、機動和守備部隊準時登上船艦，二、作戰物資裝載要妥善。然後真正完成「全部工作」的時間，根據舟山防衛副司令劉玉章中將的記載是五月十六日晚，延誤了大約十二個小時，其主要原因是十三、十四日兩天，舟山諸島的海面，產生伸手不見五指的濃霧，影響船隻在航道上的行駛。

十七日監督舟山撤軍的國防部副參謀總長郭寄嶠上將記載：

「……迄十七日拂曉全部登船完畢，分駛海上待命位置，掩護部隊則利用登陸艇搶灘撤離。十七日中午各船啟航向台灣轉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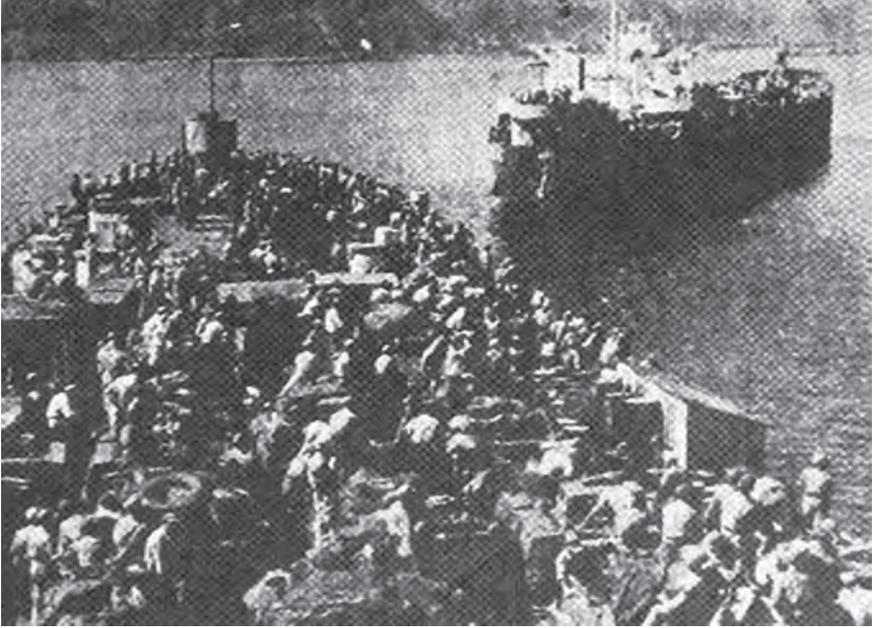
二十日郭寄嶠上將記載：

「迄廿日各部隊分別在基隆、高雄兩港登陸完畢。」

叁、結語

由以上記載，舟山十五萬大軍真正轉進撤退至台灣，順利完成的日期是二十日，絕對不是國防部參謀總部所宣佈的十六日晚九時三十分之前，這個時刻，祇是十五萬大軍順利完成最高統帥蔣中正於十一日手諭，所要求「部隊登艦的全部工作」完成而已。

提前宣佈「舟山前線強大的陸海空三軍轉移至台灣」的消息，洩漏撤軍行動之機密，陷運輸船艦於險境而不自覺，如果當年共軍空軍於是晚聞訊後，立刻下令戰機裝彈，次日（十七日）黎明，派遣二架偵察機飛臨舟山群島上空，必能發現停泊於海面上的四、五十艘運輸船艦，滿載著國軍的兵員、武器裝備和一批隨軍撤退的舟山民眾，如圖所示。



◆運輸船艦上兵員摩肩接踵的擁擠寫照，圖片由張行周鄉長提供。

那時（十七日上午）我岱山和定海前進機場於前（十六日）日黃昏之前，將起降跑道和指揮塔導航設備都已破壞，駐防的戰機和地勤人員早已撤離飛返台灣基地，於十七日他們沒有機會和能力去護航停泊或航向台灣的運輸船艦，僅依賴由台灣起飛的戰機，但從台灣基隆至舟山的距離約三百一十哩，當年的螺旋槳飛機，奉命由台灣北部機場起飛出動救援或護航，可能要二個小時始能飛抵戰地，兵貴神速，遠水難救近火，若在上海和杭州機場的共軍戰機於十七日白晝實施空中突襲和追擊，分批出動數十架轟炸機，伴隨著俄援的噴射機護航，戰機有快速的飛航力、強大的機動力和威力十足的炸射力，我運輸船艦除了中字號的登陸艦之外，都沒有防空火力，那些擁有防空火炮的護航軍艦，因缺乏強力的空中掩護，自保未必有餘，護航必定不足，三、四十艘商用客貨船，毫無能力抵抗敵機的

炸射，被共軍空中追殺，猶如甕中捉鱉。五月十七日白晝的十二小時，是國軍撤軍行動中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這就是三軍統帥蔣中正曾經手諭屬下將領「防備匪機突然飛來定海轟炸我運輸船艦！」

共軍的情報員和相關人員，是否將十六日晚間國軍撤退舟山的消息，及時呈報在北京的共軍統帥毛澤東、在上海的三野司令員陳毅和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沒有確切的資料可以證實，當年共軍空軍沒有及時追擊國軍撤退中的船艦，故而不宜妄下斷語或推論，然後，令人十分驚奇，國防部參謀總部，於十六日晚間招待中外記者，居然猜中次（十七）日撤軍行動中的預言：

「在舟山國軍轉移過程中，隔海相望的匪軍（共軍），始終未能採取任何阻擾行動，我們在撤離中，毫未遭受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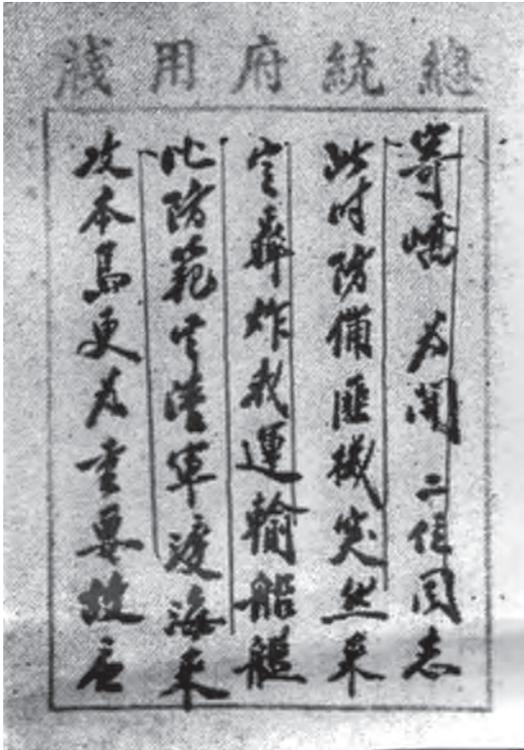
國防部洩漏撤軍之機密，幸而國軍未遭受（共軍戰機突襲之）損失，真不愧是神機妙算可預知未來的國軍最高層作戰指導單位。

此外令人也無法理解，當搭載國軍主力部隊的船艦仍在舟山群島海域停泊待令撤離之前，三軍統帥蔣中正於十六日晚十時四十五分於台灣廣播電台向「大陸同胞」廣播，說明撤退舟山國軍的緣由，（參閱民國39年5月17日中央日報）國防部忘了當初動用民間商船航向舟山運輸十五萬餘官兵，為了「保密和欺敵」，乃以「美援及日本賠償物資運輸計畫」為代名，卻製造了一場「先保密後洩密」，先後矛盾的陳述！

幸而，七十年前的五月二十日（參閱民國39年5月21日中央日報）故鄉舟山大撤軍和跟隨來台的舟山鄉親們，很幸運也很僥倖地順利安全抵達台灣——基隆和高雄港，應驗和證實了國防部參謀總部於五月十六日晚的預言：「我舟山前線強大的陸海空軍轉移台灣」（參閱民國39年5月17日中央日報），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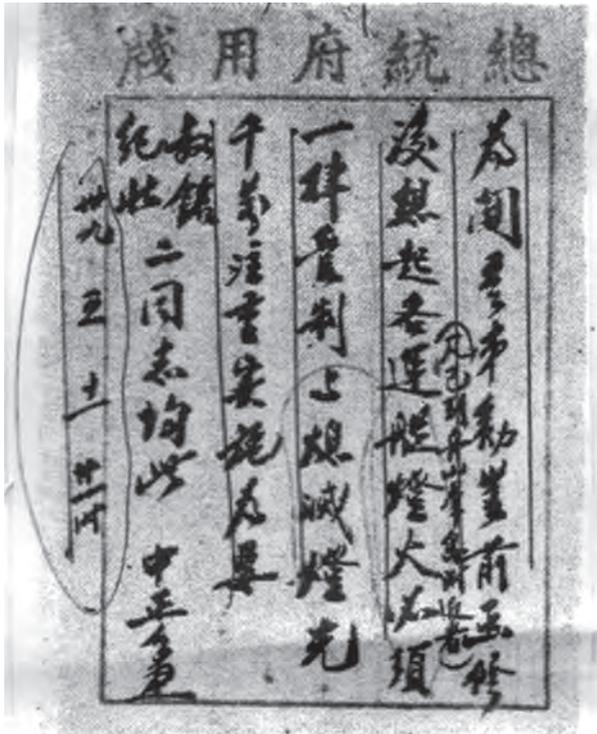
有想到舟山撤軍和鄉親順利來台已經長達70年了！

附件一：蔣中正有關舟山撤運手諭（一）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函）



寄嶠、為開（石覺）二位同志
此時防備匪機突然來
定（海）轟炸我運輸船艦
比防範定陸軍渡海來
攻本島更為重要故應

附件二：蔣中正有關舟山撤運手諭（二）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函）



為開吾弟勳鑒前函修
後想起（凡到達舟山群島附近者）各運艦燈火必須
一律管制與熄滅燈光
千萬注重實施為要……

卅九、五、十一、廿一時

陳健倫：人生真是一場夢

陳 玲

□述人簡介：

陳健倫，舟山市普陀登步島人，1931年生。1950年舟山大撤退中被國民黨軍軍隊帶離，從高雄港入境臺灣。上校退役。曾任臺北市舟山同鄉會理事長。

□述時間和地點：

2009年4月5日；臺北市仁愛路臺北市舟山同鄉會會所

國民黨害我家破人亡，讓我背井離鄉，但是我現在卻靠國民黨給我吃飯。人生真是一場夢，回首我的生活，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一句話，正是陳健倫所有心緒的反映，而這也是諸多的舟山籍臺灣「榮民」的共同話語。面前的陳健倫先生高個子，精神不錯。我們的談話從他的身份證開始。陳健倫的出生日期是1931年農曆8月26日，而身份證上顯示的則是1933年3月28日。這當中蘊含著他當年的一份無奈和憤怒。）

那時候，部隊的長官問我哪年出生的，因為我本來就不想當兵，也不想給真實資料，於是就亂講了一個。而3月28日其實就是我被抓的那天的農曆日子。像這樣實際資訊和身份證不符的情況在當時很普遍，因為國民黨部隊空缺很多，比如100個人的編制實際上只有60幾個，於是一些老鄉被抓入部隊後，就直接頂替部隊名冊中已經存在的名字了。

我的乳名叫陳玉書，書名為陳克勤，使用了現在的名字完全是由於我的名字和高級長官相同，因此被要求改名，就此改名陳健倫。當然，這樣的事情現如今是不會發生了。

■ 夢襲來：被迫離開家鄉

1950年5月14日晚上，我在田頭勞動，幾個士兵要我幫他們挑東西，我知道其實就是抓我當兵，但是只能硬著頭皮跟他們走。部隊在抓人的時候，誰敢反抗啊！讓你去你就得去。當時看到了很多認識的人一同被帶上船，包括我的堂哥陳瑞春。當時帶走我們的軍隊是87軍222師第7團。當天晚上就在登步島的雞冠礁碼頭上船，到普陀山港停留了一下，到高雄上岸。

後來才知道姨媽聽到我被軍隊帶走的消息後就昏倒了。我是家中的寶貝，母親有個姐姐和哥哥，但他們都沒有兒子，因此都很寵我。父親6個月後就去世了，因為過度的傷心和思念，母親經常哭。我在這裡又何嘗不想回家，但回不去啊！

那個時候，國民黨部隊軍紀不好，這是事實。1949年11月3日的登步戰役之前，我被國民黨軍軍隊抓去挖戰壕，挖了幾天，到開戰那天有點下雨，我看著大家都忙，沒人管我，我就偷偷跑回家了。沒想到戰役結束以後，我又被征民夫去埋屍體。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屍體都很多，可以用屍橫遍野來形容。

（回憶這些往事，陳健倫的眼角明顯開始濕潤。）

■ 夢進行：認真做事 期待返鄉

我是農民家庭出身，讀了8年的書，因為後來形勢開始緊張，加上父親生病，於是我不不得已輟學回家。後來的教育就是在部隊裡進行了。我從二等兵做起，退役的時候是陸軍上校。堂哥做到準尉退役，他在桃園成家立業。1960年，我去國防部訓練班學習，學的是無線電通訊，1961年畢業。結果不務正

業，做過補給官做過福利站主任，當過人事參謀官，並沒向通訊方向發展。

我給人的印象多半是忠厚老實。我想自己的學習能力還是挺強的，我自己翻字典識字，學英文就聽收音機，數學就看參考書，翻來覆去自己看著習題反復練習就懂了。

金門炮戰中最出名的是八二三戰役，我記得那時國民黨軍在小金門駐紮了一個師，在大金門駐紮了幾個師。50幾萬發炮彈，打了好幾個月，死了好多人。我們部隊駐紮在小金門，大概一共死了50幾個人。

■夢高潮：與家人通信被檢舉 被迫退役

在那個年代，與在大陸的家人通信是不被允許的，但大家都在偷偷摸摸進行。通信困難成為很多人的一大心病，很多人就此與家人斷了聯繫。但我很幸運，這要從我駐紮在臺北縣石門鄉老梅村時說起。

母親的表弟那時在香港益祥輪船公司做船員，受母親的託付，於是從香港跑到臺灣來找我。聰明的舅舅連續多日在軍中報紙《青年戰士報》刊載尋人啟事。部隊的文書看見後就告訴了我，於是我按著地址去信，過了幾天舅舅來看我，我通過他和家裡通信，也就和家人聯繫上了。那時大概1953年。就這樣，我通過後來跳槽到美國的舅舅，一直與家人保持著聯繫，秘密進行了很多年，一直到一件事情的突然發生。

軍隊中有很多種教育，軍官養成教育屬於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叫召集教育，第三階段是指參教育，這樣的體系就是完整的軍事教育學歷了。有個研究班同學（屬於指參教育）退休後在郵局當郵檢，在檢查信件時發現了由美國舅舅轉給我的信件，該信的內容是家人說收到了通過在美國的舅舅給家裡寄的300美金。該同學把信件送至上級，於是我就被勒令退役了。

一般上校54歲就要退，當時我延役2年的申請已經得到批准，但就因為這件通郵事件而徹底結束了我的軍旅生涯。這時是1987年上半年，離政府宣佈開放僅僅幾個月的時間。

■ 夢醒來：卻已經不是早晨

（等待了39年，1989年，離家的噩夢結束，陳健倫踏上了回家的路。這時，他已經兩鬢斑白。39年對親人對家鄉的期盼，所有的言語已經成為多餘。）

第一次回去，是和堂哥結伴而行。我們從香港到深圳，轉火車到廣州，再到上海，然後坐船到沈家門，停留了一個晚上再坐船到登步。趕上了給母親過80大壽，也見到了我離家後才出生的未曾謀面的弟弟。1997年母親還來過臺灣。我現在每年都回去一到兩次。

當兵很辛苦，尤其是最初的時候。後來到國防部做軍官，就能每天上下班，生活開始穩定。太太比我小十歲，是臺灣本地人，小姨子是介紹人，1967年11月5日，我們結婚。你問我最讓我自豪和欣慰的事情？應該說就是我以阿兵哥的微薄收入，培養了兩個留美碩士女兒，感覺這是自己一生的成就。

國民黨政府對我們這些老兵很照顧，這種照顧是持續進行的。最好的就是看病不需要花錢。原先部隊給了我們在中壢市眷村的房子，有產權，可以賣掉，我已經把它賣掉了，換成現在臺北的公寓大廈。我拿上校退休俸生活，一個月約5萬新臺幣，可以維持簡單生活。

如果沒有當年的撤退，我的生活會怎樣？你的問題很有意思。我相信自己在共產黨那裡也能做出事情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我對自己的能力還是有信心的。

我們一起在國防部訓練班的一共4個登步人，現在只剩我一個了。現在最要緊的是心情好，不要生氣煩惱，安心養老。（轉載自《逝去的硝烟—赴台老兵訪問實錄》，陳玲著，卻酬）

林益本：堅定考大學以改變人生

陳 玲

□述人簡介：

林益本，岱山人，1935年生。1950年5月中旬，在從學校返家路上，被國民黨軍帶走。在臺灣，衝破重重障礙，立志考大學改變命運。幾經努力，如願以償。而後成為大學講師。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原臺北商專）副教授退休。曾任臺北市舟山同鄉會常務理事。

□述時間和地點：

2009年4月19日，臺北舟山同鄉會；2009年5月28日，臺北晶華飯店

〈第一部分 人生，因被抓來臺灣而徹底改變〉

■ 不想去臺灣，卻在路上被抓

那時，我在學校念書。舟山的部隊開始撤退，學校裡的老師有不少都跟著部隊走，也動員我們跟他們一起走。我們幾個人商量，得出的結論是我們不能跟隨他們去臺灣，因為那些老師多半是從大陸來的，好多都有軍人身份。而我們只是孩子，只是學生，我們的家人還在岱山，怎麼可以走呢？看著紛亂的充滿了撤退的火藥味的校園，我們決定回家。我們是指我、姜

文標和王姓同學，我們既是同學又是鄰居。

走了一半路，我走不動了，就去了附近的親戚家。有一支部隊沿路抓人，也抓了正在親戚家的我，我很清楚地記得，那是19軍18師54團。被抓後我就被關在一間房子裡。那間房子的主人認識我，就偷偷跑去喊我的媽媽。我的媽媽跑過來看我，哭著喊著，但是沒有任何辦法。

媽媽哭著，偷偷塞給我一個金戒指，說必要的時候可以用。就在被抓的當天晚上，天一黑我就被帶上了碼頭，那天是5月15日。

幾天後，我們在基隆上岸。母親哭啼的模樣和那天的場景，在我的腦海裡停駐了半個世紀。很多年後，我才知道，我被抓來臺灣後，父親得了精神病和憂鬱症，母親日夜以淚洗面。後來母親又生了一個妹妹。

從一個原本還依賴家人的孩子，我瞬間就長大了，因為我不得不依靠自己。這一場災難，讓我的人生從此改變，但是我寧願不要這樣的改變。

■ 生死就在一念間，放棄自殺是因為懷有再見父母的心願

剛到臺灣的時候，住在宜蘭的瑞芳初中。我看到一些學生背著書包來上學，心裡就很難過，我也是在讀書的啊，卻莫名其妙被抓了來。面對那些學生，我很羨慕他們的自由自在，還能上學念書。其中一個學生，他主動來和我聊天。我把我的故事告訴他，他也為我感到難過和惋惜，經常安慰我。這段友情很珍貴，在我最難過的時候，給了我溫暖。那個男生叫周石榕，至今我還記得他。

晚上我一閉上眼睛，就看到父母，睜開眼睛，看到的卻是天花板上的電燈。那時環境很差，我們很多人都會得一種瘙癢病，叫「繡球風」，也有不少人得了瘧疾。生活之痛苦和想家

之煎熬無法忍受，我想到了死。有一天，我跑到瑞芳吊橋，想一死了之。但是坐在吊橋上時，我一邊哭一邊想，我是因為想念父母過於殷切才想死的，說不定不死還有機會能見到他們，如果死了不就什麼機會都沒有了嗎？這麼一念之間，我放棄了自殺。

所以說，生死真的就在那一瞬間啊，就是一念之差。如果當年我死了，就不能在香港看到母親了。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在兩岸還沒有開放公教人員探親的時候，我和母親分別到香港，見了面。那時見了面就不停地哭，眼淚都快流乾了。

〈第二部分 從一名士兵到大學教師〉

■ 為了能離開部隊，考大學一直是我的目標

我跟著部隊到了臺灣後，很快調到金門，在金門駐紮了很久，一直到解放軍炮轟金門才回到臺灣，部隊也隨之改編為陸戰隊。不久，我考上了聯勤通信兵學校，接受報務員訓練。部隊主管不肯放我，他說都是浙江同鄉，在這裡他可以照顧我，而到了其它單位我就得不到照顧了。等長官去訓練時，我就自己跑到臺北報到。受訓完畢後分發到聯勤單位做報務員，後調國防部通信中心服務，接著又調到通信署服務。我們受訓畢業時，適逢接受美援，美軍通信人員均為技術士官，這就影響了我們也不能升任軍官。其實即便能升軍官，這也不是我要的生活。後來軍隊中給了一條「生路」，考上大學就能離開部隊，於是我卯足了勁朝那個方向努力。

那個時候，軍人考大學很難，要上報到國防部，批准以後才能報考，而且軍人考大學一定要考公立大學的理工學院。我需要參加學歷鑑定考試，拿到高中學歷才可以考大學，而我來

臺灣之前只是一個初一學生，薪水根本不足以繳補習費用，我只能選擇自己補習。我的英文基礎很差，學習很是吃力，但美國林肯總統的一句話鼓舞了我，「我相信，別人能做到的，我也做得到」。被迫輟學的這一段故事，讓我一直耿耿於懷，我很難過我就這樣被迫離開我的書包我的教室。但再多再大的困難我都不怕，只要能考上大學，什麼苦難我都能承受。

第一年，我沒考上地方上的大學，但是接到了陸軍軍官學校的錄取通知。我放棄了這個機會。有長官勸說，現在的軍校和美國西點學校一樣的。我還是堅持不去。我一心考大學，就是為了要離開部隊，如果去了陸軍官校，不是換湯不換藥嗎？那麼多的軍人，何時能做到將軍呢？我的親戚長輩中沒有從軍的，從軍在我們家鄉的概念中是不被認同的，我只有考上大學，才能離開部隊，這是我唯一的選擇，也是我期望的生活，所以我必須堅持。

我一定要考上大學！

■在美國受訓省錢，為了攢夠讀大學的學費

當時我在通信署存量管制中心。國防部已經准予我考大學，我考了兩次都失敗了。在第3次大學聯考前，我們辦公室接到消息，有一個去美國的訓練班，一年時間，條件待遇都很好。我們辦公室的3個人都報了名，順便把我的名字也寫上了。我們幾個都通過了初審，這個時候同事們才告訴我。

我說，我要考大學，他們樂了，說這不影響你。後來我們4個去陸軍總部面試，在300多個人中，經過初試筆試，我們都被錄取了。美國飛彈訓練負責人對我們面試，用英語對話。我由於平常也經常聽英語廣播，而且也不是很在乎這個機會，就很放鬆。對方問，你為什麼想到美國去？我說，美國是新大陸，我很好奇，想去看看。於是我被錄取了。一共錄取的是5

個人。我們去的地方是美國紅石兵工廠飛彈學校，在那裡學習飛彈雷達，受訓了一年。去美國的那一天，正是大學聯考的日子。

那時軍人很窮，出去時，為了體面，國防部出錢給我們每個人做了衣服。在美國受訓期間，我們把每個月津貼都省下來。我們回來半年後，美國方面說，雷達改良了，又要重新訓練，並且指定要我們5個去，於是我們又去了半年，也就又賺了一筆錢。

有了存款，我想到用錢去辦事情。為了求退伍，我把所有的積蓄包成紅包送給有權的人，我想就當作燒錫紙給好兄弟；為了退伍，我苦苦哀求甚至屈辱下跪。經過多年努力，我最終獲得機會，被安排因病待退，獲得參加原臺北商專會計班學習的機會，會計專業訓練後就可以退伍。這個會計班是國防部、國民黨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臺北商專辦理，吳仕漢校長擔任班主任。

退役後，我考上臺灣省物資局做管理員。

■終於考上大學，事業生活步入正軌

雖然已經實現了退役夢想，但我還是要考大學，我一直想繼續學業，彌補我心中由於戰亂給我帶來的傷痕。

1965年，我終於考上了淡江大學企業管理系。選擇企業管理，是因為我需要學一門技術用以謀生。

1969年大學畢業時，我去拜訪原臺北商專的吳士漢校長。他問，怎麼打算啊！我問，可不可以幫我推薦一下？他說不太容易噢！他又問還有什麼打算呢？我回答只好去當公務員，因為那時我通過了財經人員考試，有資質進入退輔會的會計處。但我去那裡時，遇見一個小插曲，感覺讓我不舒服。而且吳校長對我說，你已30歲了，從科員開始做起，那什麼時候當科長

啊！說不定直到退休還是一個小職員呢！其實，我最想去他那裡教書。校長抽了兩口煙，問，有沒有考慮要教書啊。我笑了，就等你這句話。他笑著說，那我就聘你了。

於是我從淡江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原臺北商專，也就是現在的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做教師，做到65歲退休。

教書沒有年齡大小，我想求安定，況且我覺得教書的工作最適合我。那時教師的待遇並不好，但是過了幾年後，臺灣經濟發展，公教人員的待遇越來越好，很多人再想進學校就進不去了。

在商專上班的時候，當時有電視公司總經理是奉化人，他們成立了一個演藝人員訓練班。有一段日子，我下班就去那裡承擔訓育工作。由於當時臺灣的商專都是5年制，各校標準都不一，1972至1973年間，教育部委託我們學校制定5年商專學校標準，我主導完成了這個工作。現在全臺灣5年制商專的課程標準，就是我們那個時候確立的。我也兼職空中大學（即電大），利用假日去上課。那些空中大學的學生年齡有些很大，對小時候沒多讀書很遺憾，讓我也深有感觸，因此也就倍加用心教授。同時我也去中華函授學校幫忙編過教材。總之，我把自己的事業定位在教育領域，我希望把知識再回饋給社會。

回想當年，我的每一步都按照我的想法在進行，感覺很欣慰。

〈第三部分 感慨，我們這一代人很悲哀〉

■在臺灣娶妻生子，終於等到和母親見面

我太太是奉化人。我們是在大學畢業那年，經同鄉長輩撮合。妻子小我十多歲，我們當時在臺灣結婚的這批人，太太比

自己小很普遍。我很高興，在臺灣能找到同鄉姑娘做妻子，不容易啊！我和她都有找個大陸人找個同鄉的想法，感覺我們今後還是要回家鄉去的。結婚的時候兩手空空，勤儉持家，努力工作，一直到現在，過上了相對安適的生活。

當局開放老兵返鄉探親，起先公教人員不包括在內。我給家鄉的親人都買好機票，讓他們到達香港，我去香港和他們見面。父親已經過世，母親起先不敢告訴我這個事實，見了面就是不停地哭，幾十年所有的委屈都哭了出來。

一直有人對我說，你不被抓來，就會被征打韓戰（即抗美援朝戰爭），而你現在可以做教授，你應該感恩。我說，你們說的是事實，我承認，或許我來到臺灣以後，也有了成就我自己的契機，但是另一方面，我少小離家被強迫當兵，父母不知道流了多少血多少淚。又有人說，你也是大陸過來的拿到好處了。我說，論反蔣，我比你們更有資格，我命大，沒有死掉。到金門當救護兵，那些老兵見到我就哭，他們也都是被抓來的，軍隊中根本不把人當人看。

一個人最重要的黃金歲月是青壯年時期。誰願意被抓來當兵，誰願意被迫離鄉背井。無論什麼時候，親情永遠都是最重要的，始終不要忘記自己的過去。

■所有的悲傷和感觸，怎一聲歎息能夠涵蓋

歷盡艱難，最終達到自己的人生目標，感覺還是很欣慰的。

我本來就是中國人，臺灣也是中國的，可是如果我現在到街上這樣講，會被人打破腦袋。有什麼辦法！內心堅持我是中國人就好了。我們悲哀啊！都是時代造成的。這個時代造成了「臺灣不是中國」的謬論。被叫中國豬，滾回去，很難過，但是無可奈何。

我們回去是臺胞，在這裡被稱中國豬，被叫外省人，這難

道不悲哀嗎？！我回去時，地方上的幹部說「你們臺胞」，我很冒火，對她說，我在舟山生活的時候，你還沒出生呢，你怎麼能叫我臺胞？我就是舟山人，我回家鄉來，你不能叫我臺胞。

我一直想在家鄉買個房子住，但現在離這個夢想似乎越來越遠了。我們已經老了，下一輩的家鄉人對我們沒什麼感情，物是人非，很多熟識的同輩都走了。大陸年輕一代的人情世故與我們老一輩已經不一樣。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了，人情哪裡去找呢？晚輩們的情感很難凝聚了。

我回家鄉，有個年輕人問，先生，你從哪裡來？哦，你是臺胞哦！我的心裡無限蒼涼。我究竟是哪裡人？揣著複雜的心情，這真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

（轉載自《逝去的硝烟—赴台老兵訪問實錄》，陳玲著，卻酬）

協聯印書館有限公司

承印各式書籍、傳單、報表

誠信服務 · 價格公道

地址：台北市貴陽街二段232巷8號

電話：(02) 2 3 3 1 - 9 1 7 2

傳真：(02) 2 9 9 2 - 3 8 1 5

我的追憶

莊明康

民國三十九年舟山撤退隨軍來台，當時為陸軍第六十七軍工兵營，來台後因年紀太小無法與成年一般軍人接受訓練（當時本人才13歲），於是就調離該部隊去鳳山，入伍生總隊（幼年兵營）接受訓練，半年後又調撥至台南三分子，陸軍幼年兵訓練總隊。

民國四十二年奉命幼年兵解散進入陸軍運輸學校受訓，半年後畢業，分發陸軍輜汽一團服務，至四十三年七月該團解散六十人等…編入陸軍第一軍團四〇一營運輸營。一年後調訓特種兵空降部隊跳傘訓練二年，後調工兵學校接受重機具訓練，畢業分發至第一團工兵總隊服務，數年後調陸軍供應司令部彈藥營九八〇一～九八〇五等單位。

退役後，生活衣食住行都要重新開始，沒有經濟基礎，更沒有人事背景，實在很難過日子，直至某年考上台灣電信管理任職工程師一職才安定。經朋友介紹認識前任理事長：陳健倫先生，邀請我加入台北市舟山同鄉會，曾擔任常務理事及理事，為舟山鄉親服務。當年林國璋先生是理事長。數年後經朋友介紹加入浙江同鄉聯誼總會擔任理事，又在寧波同鄉會擔任二屆常務理事、數屆理事迄今，為鄉親服務。

現今生活小康，也非常美滿，可說是很幸福，我有一個非常會理家的賢內助，並育有兒女，現已各自成家立業，尚有孫子女也均已大學畢業，現都服務社會。

孫錦文：痛苦被抓兵後我依然感恩

陳 玲

□述人簡介：

孫錦文，浙江岱山東沙角人，1933年生。1950年5月中旬被抓兵到臺灣。士兵退役，後為公務員退休。曾任臺北市舟山同鄉會監事。

□述時間和地點：

2009年4月，臺北市舟山同鄉會

■軍隊從大陸撤至舟山群島，給百姓帶來災難

父親做油漆工，母親在家做家務，我有兄弟姐妹共7人，我排行老二。生活雖然清苦但是父母依然支撐給我們兄弟三人上學，因為父母始終認為讀書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年幼時我經歷了兩次大的災難。一是1939年岱山被日軍佔領，一是1948年底國民黨軍軍隊撤退至舟山群島，給百姓帶來無限的痛苦與困境。

日軍佔領岱山後，任意屠殺平民，燒毀廟宇，強姦婦女，佔用民房，無惡不作。尤其是為日本人跑腿的地痞流氓，狐假虎威，欺壓百姓，最為可恨。更令我不平的是，中國人走過日本衛兵前，不管你挑著扁擔，抬著花轎或者棺材等，都一律要放下來，立正敬禮，假使你態度不恭還會挨打。日軍侵佔島嶼期間，百姓生活痛苦，我也為了幫助家中經濟，去做了童工。

1948年底，軍隊從大陸撤退至舟山群島，據說部隊在船上已經一整天沒有吃東西，上岸後把商店內凡是能吃的東西全部搶購一空，岱山這個小島，一下子來了數萬名官兵，把廟宇、學校、較大一點的民宅幾乎全部佔用了。部隊剛到的時候，因為沒有補給品，沒有薪餉，於是什麼東西都要向百姓徵收，起初說是暫借，等上級撥發經費後奉還，結果借之後根本就沒有下文了。聽說政府有撥款，但是被指揮官侵佔了。

使當地民眾最感可恨的是，部隊為了建築軍事工程，把墓地也給掘了拿材料。另外部隊吃空缺的情形嚴重，那時我只有17歲，由於營養不良長得很矮小，但是部隊為了應付上級的點名，把這麼矮小的我也拉去臨時充數，並告訴我代替一位士兵，讓我把名字、籍貫、年齡、入伍時間等資訊背得滾瓜爛熟。

■連哄帶騙被抓兵，跟著部隊到臺灣

1950年5月中旬間（農曆3月29日），下午4點左右，鎮公所保丁（相當於現在的里幹事），帶了一位排長以及荷槍士兵到店裡，要師公派一個工人挑運部隊糧食到高亭。當時他們挑了我的師弟，但是我想到師弟是獨子，而且我比他大，就自告奮勇替換了他。師公要求排長物品送到就立刻放我回來，排長欣然答應。我就跟著排長到了「山嘴頭」一戶民宅，門口站著荷槍的士兵，屋內已經關了幾個百姓，大家的臉色都很凝重。晚上，師公陪著父母來看我，我對母親說，我明天就回來了，不要擔心，我會照顧好自己。

晚上8點左右，每一個士兵用槍押著一位民夫，集中至「大嶺墩」，這是山頂的一座大廟，是通往鄉間的必經要道。我們被關在一間小房間裡，與其他排抓來的民夫，一共十幾位。一個士兵拿來一盆菜和一盆飯，但是大家都心情沉重，沒有人吃得下。晚上約11點，我被指定與一個年齡差不多的少

年抬了約一百斤米，跟著一位槍兵，隨部隊向高亭出發。當時夜晚烏雲密布，大地一片漆黑，倘若當時我找機會逃跑，也許可以成功，但是我沒有這個膽量。遠處傳來隆隆的爆炸聲，老兵們告訴我們不要害怕，這是爆破部隊在破壞機場及重要軍事設備。

第二天清晨到達高亭，看見海邊幾艘軍艦，沙灘上擁擠了很多婦女老人以及孩子，哭聲震天，慘不忍睹。這時我們才知道被抓來是當兵的，有幾個年齡比較大的同鄉對士兵說，東西我們已經送到了，現在可以放我們回家吧？！士兵回答說，不要囉嗦，這是上級規定，誰也不准回去。大家都是沒有見過世面的老百姓，也不敢再講話，只好跟著他們由小漁船運送至軍艦，至下午才開船。船上，有人說，東沙角所有商店都被軍人搶劫，年輕人都被抓去當兵，其中一家父子四人都被抓，母親妻女哭得死去活來，最後跳海自殺。又說，有的同鄉從軍艦上往海裡跳，有的被淹死，有的逃回去了。大家紛紛議論著。

我們這個部隊被分配在軍艦的底層，人多空氣不好，悶熱，背靠背坐著連腳都無法伸直，氣都喘不過來，簡直是活受罪。我所在班的班長告訴我，這個部隊的番號是196師586團3營8連1排3班。他叫我不准隨便離開，要大小便要向他報告，他會派人帶我去廁所。同時發給我一套軍服，又大又長，我只好把袖子和褲腳都捲起來。夜裡船上突然掉下來一隻手榴彈，落在我附近一位同鄉的腦袋上，當時就血流如注，暈了過去，好在手榴彈沒有爆炸。軍艦到達基隆港下船的時候，看到兩個士兵抬著一具死屍，用軍毯包裹著，據老兵們說，這個死人一定是個軍官，因為普通士兵在快死的時候就會被扔到海裡去。

■ 堅強支撐，期待見父母最後一面

到達臺灣後，我們坐火車到達宜蘭羅東。我們住羅東中

學，打地鋪睡覺；吃不飽飯；自來水供應不足，每天跑步到稻田水溝洗臉刷牙；訓練強度大。我所在的部隊百分之八十是湖南人，每餐飯有很多辣椒，讓我很不適應。我是全排年紀最小的，就當了排長的傳令兵。我們被拉夫來的這些人被稱為新兵，不發符號，不准出營門，以防開小差。那時部隊吃空缺風氣很盛，沒有什麼紀律可言，連長可以槍斃士兵，班長排長可以隨意打人，也因此有幾個士兵選擇了自殺。

一個戰友問我，我們游泳過去好不好？我說我不會游泳，我不敢。第二天那個人不見了。排長問我，我說不知道。他姓張，大概比我大四五歲，從此以後音訊全無。衢山的一個被抓兵的同鄉，被抓時正好他剛收完帳，因此有很多金圓券在身。到臺灣後，連長說兌換成台幣，幫他保存，需要用錢時再給他。但是幾次要過錢後，連長就翻臉了。聽說要把他活埋，他就偷偷跑掉了。還有一個寧波籍的戰友，也開了小差。像這樣開小差的很多。

我就在艱苦的環境中，跟隨著部隊輾轉於多地調防。我也有過自殺的念頭，那是1955年我罹患肺結核時，但當我將繩子套在脖子上的時候，我想到了我出來的時候和我父母保證過，我一定會回去的，怎麼可以就這樣結束自己了呢！

我堅強地活了下來，只為好好地活著，能夠再見父母。

■夢圓時分，我依然感恩國民黨

我一直做夢，夢裡一直想著怎麼回家，醒來就流淚。差不多做了10年這樣的夢，1966年結婚後這樣的夢才開始漸漸淡去。1988年可以回家探親了，但因為當時我是公務人員，還不能去。有人打電話告訴我說我的母親還在，於是我就一心要趕回家了。我想，如果有人檢舉，我就辦理退休，做好了這樣的心理準備，我繞道東南亞回到家鄉。

我的弟弟和侄兒在碼頭接我。回了家，就抱著媽媽痛哭。

總算回來了，媽媽喃喃自語並拉著我的手，看我手上的胎記。那時媽媽已經87歲了。我看見家還是老樣子，就要求弟弟先修理房子，希望嫂子專門服侍媽媽，費用以及酬勞由我負擔。分離了這麼久，我希望補償我的母親。

我退役時是下士，具有「榮民」身份。應該說，如果沒有60年前的撤退，我就不可能有現在這樣的生活，雖然也曾經痛苦，但是那場撤退改變了我的人生，並且為我帶來了轉機，因此我從來沒有怨恨過國民黨。在我們營隊大部分士兵現在都有退休金。憑良心講，政府對我們很關照，有「榮民」身份，受到很多優待，比如我看病都不需要自己掏錢。我現在的生活應該算是很幸福的。

我有4個女兒。大女兒取名中平，就是希望中國太平，希望百姓們都能平平安安過日子。現在孩子們都成家立業了，都平平安安，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轉載自《逝去的硝烟—赴台老兵訪問實錄》，陳玲著，卻酬）



◆1962年浙江舟山漁港。圖／維基百科

辛慶祥：難忘故土

陳玲、周權

□述人簡介：辛慶祥，1935年出生於定海區白泉鎮。退役後從商，現退休。

□述時間：2018年1月

1950年5月13日，學校開運動會，我作為觀眾正給運動員們吶喊助威，校長突然通知大家回家。回家路上看到百姓們都在搶購物資，隱隱感到了時局不穩定。而在白泉的祖母還專程來了定海，準備帶我去白泉避一避。這個時候，在香港做生意的舅舅剛好回舟山操辦我小姨的婚禮，從熟識的軍方朋友那裡瞭解到軍隊要撤退，可以帶上我。15日下午4時開船，直到17日上午才到了基隆港。

離家前父親給了我在台中的堂伯父的地址，我給他寫了信，決定去投靠他。伯父在空軍二廠擔任技術士官長，問我要念書還是去做事，我決定去空軍做小工。工作並不複雜，就是把機器切削後的銅屑、鐵屑等進行分類，然後送到廢料廠，工資每天5元，一個月薪水比伯父還高。

平時我也就理髮、看電影會用到錢，其他收入都給伯父補貼家用。做了半年以後，我去補了機械兵的缺，每個月只能拿18元的固定工資了，幸虧有糧票，不用增加伯父的負擔。

而後舅舅願意資助我讀書。我1952年考高中，1955年考大學，進入台大農業工程系。畢業後，先服兵役。退役後，跟舅舅做生意。3年後我自行創業。

1964年，我成立萬能工程公司，進口「萬能角鋼」。這算是一種最基礎簡單的倉儲業。1968年，我又成立瑋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進入製造業，並生產物流設備，一直到2009年退休為止。太太是本省籍，生了兩個兒子。

大兒子出國念書前夕，我希望出國前返鄉探親，讓他知道他的根在哪裡。1989年，我有一位同學張漢平先回了舟山，我問他可否回去，他說沒問題，我就帶愛人和大兒子在當年的6月1日出發了。

從香港轉機到上海，6月3日晚，我們登上了「南湖輪」，還住進了唯一一間的VIP室。記憶中那個滿眼黃沙的舟山不見了，隨處可見蒼翠的樹木。我開始著手修我老家的房子，想著以後常回來看看。最近一次回舟山是2010年參加侄子婚禮，他們來寧波機場接我，我發現可以直接從舟山跨海大橋回舟山了，再也不用舟車勞頓了。

這些年舟山的發展是有目共睹的。我是一個從事物流設備的生意人，看到洋山港到西碼頭發展物流事業非常不錯，工業基礎扎實。我訂了《旺報》，可以每天瞭解大陸的資訊，發現祖國的地位也越來越高了。

年輕的時候，我們被叫東亞病夫，不團結，看看現在，北京奧運會的出彩表現、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的大閱兵等等，我看到這些都很激動，又不禁想起小時候老師講：偉大的中國夢快要實現了。

從《鄉音報》得知舟山會開航郵輪直航臺灣，非常高興。我當年是坐船出來的，將來有機會，我希望能坐一趟郵輪回舟山。

（轉載自《舟台交流的歷史記憶》，陳玲、周權著，卻酬）

姜文標：我一定要回家

陳 玲

□述人簡介：

姜文標，又名姜思章、江詩長，舟山市岱山島人，1936年生。1950年5月中旬，被國民黨第19軍18師抓兵到臺灣。曾因反抗迫害而入獄，後考入「政工幹部學校」音樂系。畢業後再服役10年，退役後到中學教書。為了實踐返鄉信念，多年來用盡一切努力尋找回家管道。1987年聯合黨外人士策動「老兵返鄉」探親運動，開啟兩岸善意往來的序幕。多年來致力於中國統一事業，曾任「臺灣中國統一聯盟」執委兼社會部長、「兩岸直航促進會」理事，著有《怒吼》、《流離記憶》、《鄉愁》等書。

□述時間和地點：

2009年3月29日，臺北火車站及姜文標臺北家中

（多少的場景在記憶的海洋中翻騰，讓姜先生再次回顧他59年前被抓來台以及後來在臺灣掙扎奮鬥的經歷，似乎很殘忍。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激動的言詞，凝重的表情和時而黯然的述說，我所面對的是一個離家59年的老人對自己人生最刻骨銘心的記錄。請跟隨著我的筆墨，咀嚼姜先生生命中的場景，你能看到一個真實的姜文標先生和他周圍的一群舟山籍老兵。）

〈第一部分 離家·想家·回家〉

當國民黨領導階層「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神話破滅後，許多從大陸到臺灣的老兵將思親的念頭藏在心底，不得已開始成家及重組家庭，放棄了返鄉的希望和期待。姜文標也成了家，但回家的信念依然存在並且愈加清晰和堅定。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他通過各種管道，爭取與家人的聯繫，尋找回家的路徑，爭分奪秒的渴望與努力，終於在1982年實現了回家看望父母的願望。這比臺灣方面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早了整整5年！

幾十年的堅韌，姜文標先生見到了他的父母。而很多等到臺灣方面開放探親後才返家的老兵們，多半已與雙親陰陽相隔，分離也就是永別。

■ 國民黨軍舟山秘密撤退，抓了上萬青年壯丁，強迫來台當兵，我也是其中之一

都說少年不識愁滋味，但是我，當年不足14歲，卻經歷了骨肉分離、顛沛流離的變遷，心中刻骨的悲憤與蒼涼啊。

1949年4月間，從上海撤退到舟山的湯恩伯殘部以及地方部隊十幾萬人，塞滿了舟山的每個小島。初到的時候因為無法從臺灣獲得充分的補給，便向當地百姓強行分攤柴、米，並要求百姓為修碉堡、修路、築機場等提供勞力。1950年5月中旬，前一週還在召開「官兵代表大會」，誓言「國民黨軍與舟山人民共存亡」，卻在後一週全部秘密撤退，還抓了上萬青年壯丁，名為「搶救舟山青年」，實為強迫當兵，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時我在縣城讀初一，住在學校宿舍，當軍隊撤退開始抓兵時，學校無人管理，老師和高年級同學也藏匿不見，而我們初一男生以為自己無論身高還是年齡都不夠當兵條件，所以並

未在意。

5月13日上午，背上簡單行李，我們三三兩兩地步行回家。我和另外兩個同學沿著新建的軍用馬路前進，起初除了軍車行駛數量比平常增多外，並沒有特殊現象，我們也都開始放鬆警惕，恢復了平日的嬉鬧。

到了下午，我們看見有些青年在四處奔跑，後面有士兵追趕，田野裡、山谷中都有槍聲回蕩，村落中有驚叫和哭號。我們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於是加緊了腳步。路遇一位老者，對我們提出了善意的忠告：「抓兵了，你們小心哪！」但是我們天真地想自己只是初一學生，抓我們沒啥用，所以未躲閃，還是沿馬路前進。

在離家僅一華里的途中，我們三個都被軍人抓住。第一次抓我們的軍服符號上寫有「貴州部隊」字樣，在押到連部時，我們嚎啕大哭，苦苦哀求，一個年輕的軍官動了惻隱心放了我們，看我們面露饑色，還送了些烙餅給我們充饑，然後命令一位班長將我們帶到一個尼姑庵裡躲藏，再三叮囑我們要躲到天黑以後所有軍隊收崗以後再抄小路回家。

可惜我們年幼無知，回家心切，到了尼姑庵不久，就自作主張溜了出來。沒走多遠，我們又被另一軍服上符號是「1918」的部隊抓住，後來知道是19軍18師，這次被捉我們的運氣就沒那麼好了，那些老兵對我們的哀求無動於衷，對我們的號啕大哭則是給了重重的兩記槍托，打在腰上痛得直不起身來。同時被抓的壯丁中，有一個患有疝氣，訴說該病可以不用當兵，見押解的士兵不予理會時，他快步離去，未走出十步，就被士兵舉槍擊中倒斃路旁。我們目睹此景，都嚇得不敢再出聲了。

驚恐中，我們一路哆嗦著，乖乖地跟著部隊，連夜行軍，走到碼頭，第二天清晨押上駁船，爬上巨輪。當極度超

載的巨輪，緩緩啟動航向臺灣時，撤除了封鎖的碼頭上，出現大批前來尋找父兄、丈夫、兒子的婦女，哭喊、哀求、詛咒之聲，在我耳邊此起彼伏。這個淒苦場面，我永生都忘不了。

後來我才知道，那人群中有我已經懷孕的母親。她聽說我被抓的消息後，長途跋涉，連夜趕到了碼頭，她與眾多的母親一起，在碼頭上蹬足呼喊，號啕大哭，雙手合十喃喃祈禱：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保佑我兒子平安歸來。這是舟山百姓經常用的禱告語。而疼愛我的祖母因我突然被抓，哀痛倒地，臥床數月後去世，臨終前還喚著我的名字。

■兩岸的政治對立下，有家人在對岸以及與家人通信都有罪

在訓練之餘，我們在一起當兵的老同學常聚在營房一角，抱在一起痛哭一番，也經常相互安慰相互打氣：不怕，最多三五年，就可以回家的；抗戰也不過八年啊，不是說了嗎，「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嘛。但是那時想家也是罪，「思想不穩、不忠國家」的罪名會隨時加在你頭上。

到台後半年，偶然看見《中央日報》的廣告欄，有則尋人啟事。原來是父親托在上海的親戚，上海的親戚托在香港的親戚，香港的親戚又托在臺灣的親戚，層層委託登報找我，這才讓我有機會與家人有離家後第一次的聯繫，並按照轉信人的叮囑，小心謹慎不敢寫是在當兵，謊稱還在學校讀書，一切平安。不久兩岸情勢發展越發嚴峻，白色恐怖籠罩臺灣，轉信人有為難的表示，為了不牽連他人，我自動停止了家書往返。

但是因為我曾經和家人通信，也因為我經常提及我被抓的經歷，所以就成為部隊中的「不穩分子」，被列為長期監視對象。更由於我拒絕在「以軍作家」、「志願留營」等運

動中簽名，部隊裡的安全主管逐漸搜集我的「劣行」，開始整我。

那時我已經學會駕駛軍車，是當時最吃香的駕駛兵。我的一些諸如點名遲到、飯廳喧嘩等違背營規的小錯，被有心擴大，動輒就遭受當眾辱罵、禁閉、調職。最後，我無法忍受這樣的折磨，就開了小差。但是很快被抓了回來，受到三年的牢獄之災，原先父親寄來的被我視作精神依託的家書，也因為我的入獄而不知去向。

那真是一個荒唐的年代啊。在臺灣，白色恐怖充斥島內；在家鄉，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當年凡有親人在臺灣的家庭，都被列為「黑五類」，父親被人檢舉與在臺灣的兒子有聯絡，受到嚴厲的拷問，被戴上高帽子遊街示眾。幾個弟弟被禁止上高中。小妹被發配到黑龍江北大荒「支邊」。我寫給父親的信，也不知所終。

■努力尋找可以中轉家書的管道，我終於再度和家人聯繫上了

20世紀70年代以後，大陸情勢有了很大變化，與不少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有不少海外華人逐漸進入大陸，在臺灣也有人通過海外的管道與大陸親人聯繫。一向堅持「要回家」的我，更積極尋找著管道。我與當時的「黨外人士」、「分歧分子」、「異議分子」交往、助選，向議員求助，向國民黨黨部設置的轉寄大陸的信箱投信，希望能與舟山家人通信，但都以失敗告終。

既然合法的途徑行不通，我只能另走暗道了。於是，我參加一個經常有年輕傳教士來臺灣的摩門教會，不斷請「長老」們來家裡吃飯，甚至全家還去受洗，想盡辦法就是為了請他們離開時幫我帶信。但是最後時刻，當我提出這個要求時，卻被拒絕了。這樣心血付之東流的事件不止一樁。

1978年，我終於將一封家書請同學的親戚帶出臺灣在香港投郵。信中內容極為小心。一個月後，這位同學把我拉到路邊，壓低聲音說，香港的親戚收到你家人的回信了，已經從香港寄到臺北。猛聽到這一消息，我的眼淚瞬間奪眶而出，心臟劇烈震動，我踉踉跄跄地跑回家，未進家門，就高聲喊，家裡有信來了，家裡有信來了！妻子一把把我拉進屋，她仔細地觀察了四周情形，一邊關門一邊連聲叫我不會激動，不要大聲嚷啊！

然而一個多月後還是沒有收到信。最後我托人向情治單位懇求，才得到「家書沒收，但准許影印」的結果。所以，28年後，我再度與家人聯繫上，收到的雖然是影印本，但是這樣我也已經感激涕零了。但好景不長，通了幾封信件後，同學的香港親戚忽然表示不願意了。因為，他在臺灣的生意也受到了「干擾」。

經人指點，濟南路一家舞廳的一位舞女有不少香港的客人。於是我裝扮成舞客，點她坐台，跳舞，套取交情。一次下午茶舞時段，我又去找她，她直接對我說：「姜先生，你不是來跳舞的，我早就看出來了，有什麼事情，你就說吧」。我又驚又喜，硬著頭皮說要請她幫助找一個港籍人士轉信。她笑著說：「不早說，費那麼大勁，以後不用點我坐台了，直接把信拿給我就好了」。於是，有了這位豪爽的舞小姐的幫助，我終於又能和家人通信了。

但是在通信中，還是會發生收不到信件的情形。氣憤之下，我和一位朋友直接找到了臺北郵局，找局長評理。局長似乎也委屈，但是告訴我們「如果從國外用掛號轉寄來台，雖然也會被檢查，但是按照國際郵政協議，信件一定會送給收信人簽收」。如此照辦後，信件從此都能平安收到，一直到兩岸可以直接通信。

■ 歷經艱難終於回家了，我跪在母親面前、祖母的墳前泣不成聲

我對有生之年可以回家，始終抱著希望。當我被抓到船上，看到很多被捉人員的家人在岸上哭叫的時候，我暗暗下了決心，「我一定會回來」。1979年，中共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一時間，兩岸的肅殺氣氛緩和很多，我知道回家的曙光已經出現。

為了能和我保持家書聯絡，海的那一邊，我的家人也需要尋找固定而可靠的管道。大妹住在著名漁港沈家門，經常會有去普陀山的香港進香客在沈家門住宿。有次大妹認識了一位錯過餐廳用餐時間在街頭徘徊的老太太，於是將她帶到家中以豐盛的晚餐款待，大妹訴說了不能與我正常通信的苦楚。後來，老太太慷慨相助成為我們家書的中轉站。這位好心老太太又動員她那做海員的丈夫，幫助找到一個與我母親同姓的香港人，認做舅舅，我據以向臺灣方面申請去香港探親，然後再偷偷轉到舟山，這個願望最終在1982年8月11日成為現實。

那次返鄉之旅是我個人生命故事的壯舉，暗中籌備很久，臨行前夜，我和妻子一再討論行程細節，徹夜未眠，我們也討論進入大陸及返台後可能發生的風險，那個時候我們對兩岸的政府都有強烈的不信任感。

到了香港的第二天，我坐上一輛小巴士，到拱北海關下車檢查，海關人員將一張「臺灣同胞旅行證」貼在我的港簽上，並小聲說，回港後就撕掉，這樣你回臺灣就沒有問題了。當汽車再次發動時，我確信我真的可以回家了，心裡激動不已，眼淚已經奪眶而出，嘴裡喃喃地自語：「我回來了，我回來了……」引得同車人紛紛側目。趕到廣州白雲機場的時候，時間已不早了，雖歸心似箭，但也無可奈何地買了第二天飛往上

海的機票，又是一夜無眠。

第三天下午5點多到達上海機場，我一出海關趕緊跳上計程車直駛輪船碼頭，沒有想到渡輪已經在半個小時前駛離，下一個航次要等3天。正無精打采地走在街頭時，發現了火車票預售處，有深夜12點駛往寧波的火車。雖然從寧波可以先到定海再到岱山，可是顯然路程遠了不少，但是能早一天到家，再遠也不怕，歸心似箭啊！

第四天凌晨到達寧波，急尋電話，電話那頭，大妹已經泣不成聲，她問：「哥，真的是你嗎？」在等大妹坐船來接我的當口，從金華趕來的二弟一家，也在碼頭等船，30年離別啊，起先都不敢相認，互相凝視良久，終於認出，緊緊擁抱，淚眼滂沱。此時，大妹趕到了，於是我們兄妹哭成一團。

渡輪到達沈家門碼頭，我看到母親站在進口處鐵柵門外，雙手緊握欄杆，向這邊眺望。我激動得揮著雙手，大聲呼喊「阿姆，阿姆」！未等輪船完全停穩，我急切地跳上碼頭，連跑帶爬跪在母親面前，放聲大哭：「阿姆！阿姆！我回來了！我回來了！」母親緊緊抱著我，老淚縱橫，喃喃地說：「有勒好了，有勒好了，謝謝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姐、弟、妹等也上來擁在一起，又哭成一團，引來一堆人圍觀，紛紛感歎說，有臺灣人回來了，可真不容易呀！

回到岱山後翌日，我跪在埋著奶奶的土地上，強烈的悲感湧上心頭，我呼喊著：「阿娘，阿娘！儂看看哪，儂的孫兒回來了！阿娘、阿娘，儂聽聽哪，儂的孫兒在叫儂啦！」……

盛暑的山腰上，枯草萋萋，偶爾吹來的涼風，我卻感到了刺骨的寒意。想到生前無微不至照顧我、疼愛我的奶奶，因為我被抓離家而中風倒地而辭世，我就揪心地痛，跪在地上，久久無法動彈。

〈第二部分 策動「老兵返鄉運動」〉

思親乃是基本人性，任何人為的障礙，只能阻隔一時。政治的對立，人為的藩籬，雖然造成了骨肉分離，妻離子散，但是卻無法切斷血濃於水的親情。

當我第一次回到岱山老家，這在島上是個重大新聞。傳開以後，不僅是左鄰右舍，幾十里遠的人都湧到我家，打聽被抓去臺灣的親人資訊，一批接一批。甚至在我還沒起床或者正在用餐的時候，也有等候的人群。院子裡的椅子不夠用，於是，蹲著、站著，久久不願離去。那急切的口氣，期待的面容，令我感同身受，我拿出紙筆一一記下他們的親人的名字、資訊，返回臺灣一一查訪。

回到臺灣後，已知地址的，我立即登門拜訪，將從家鄉帶來的信件、照片或者口頭消息，轉告他（她），鼓勵早些返鄉團圓。不知地址的，我通過同鄉會等組織，或在出版物上刊登尋人啟事。那段時間，幫助家鄉的父老鄉親尋找親人，成為我生活中很重要的內容。

但是你知道嗎，當我告訴一些鄉親，家鄉的親人在尋找你們，他們反應大都是冷漠和無奈。都說，如果政府不開放探親，他們都不敢回去，因為他們的生活依賴當時的政府，害怕回去後會受到懲罰。同時他們也沒有太多的管道經過第三地回去探親。我也曾在報刊上多次發表文章，以自己經常回家為例，提醒他們返鄉不難，只欠決心，時光易逝，遲遲不歸，年邁的父母是否能夠長期等候？

雖然我自己已經達到了返鄉的心願，但是想起家鄉鄉親對親人的期待，想到這裡的鄉親們的恐懼，我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希望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 用生命作為賭注

1987年2月，民進黨發起自由返鄉運動，開始，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讓流亡在海外的政治異議人士回到臺灣，效果不佳。於是我建議他們，改從大陸來台的退伍老兵回大陸探親為先發，更能凸顯主題的正當性及迫切性。

於是，運動計畫被修正，一群老兵和退休公教人員，組成「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轟轟烈烈的老兵返鄉運動正式展開。我們穿著白色衣服，胸前書寫「想家」兩個綠色大字，背面較小的字則是稍作修改後的賀知章的「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仍相識，急喚客從臺灣歸」以及「蘇武牧羊」中的歌詞「白髮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幃，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等思親想家的文句。我們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散發著由我執筆的「我們已經沉默了四十年」、「想回家、怎麼辦？」等傳單。

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少數人罵我們是「共匪」、「陰謀分子」，甚至動手打我們，但大部分都予以了肯定、讚賞，有人看了傳單就落淚，痛罵當局，有人對我們說，謝謝你們，你們說出了我們的心裡話。

1987年5月10日母親節，返鄉運動成員在臺北市國父紀念館外，手持「母親呀，我們真想您！」、「捉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等木牌，發動正式的街頭運動，最有力量的口號就是「想家」、「想念媽媽」，引起臺灣社會各界關注。很多人認為我們提出的要求符合人道，紛紛對我們進行了聲援，特別是學術界的學者們，自願擔當返鄉運動的顧問。與此同時，不少民意代表，不分黨派、不分省籍，紛紛提出質詢，要求當局開放大陸探親。雖然政府當局仍以「三不」政策作為阻擋，但這些都已極大地增加了我們的勇氣。

1987年6月28日，「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在一所中學的體育館舉辦群眾大會，由社會知名學者演講，老兵合唱團演唱《母親您在何方》等歌曲，會場湧入上萬群眾，大家情緒高昂，要求返鄉探親的怒吼，響徹雲霄。

1987年8月，臺灣方面宣佈考慮一般民眾回大陸探親；10月15日，通過了《臺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正式宣佈開放一般民眾自同年12月1日起，可赴大陸探親。於是11月起，在新生南路紅十字會的返鄉探親登記處，每天都是人頭攢動，很多人天還沒亮就來了。這正是老兵返鄉運動所期待的結果。

此時，「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陸續散發了關於手續、注意事項等內容的傳單，同時也向當局呼籲給窮苦的退伍老兵補助旅費。這項呼籲後來不但有社會人士發起的「一人一元助老兵返鄉」運動響應，政府相關單位也善意響應，「行政院國民黨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對當年自謀生活的退伍老兵，發給每人2萬新臺幣，作為回大陸探親的旅費。

現在的人再回憶那段日子，儼然可以用很輕鬆的口吻。可是那個時候，臺灣尚在「戒嚴」時期，和當局抗爭，除了自己可能的牢獄之災，也可能殃及家人。當時不少為返鄉而努力的老兵，比如何文德與我，都與妻子離了婚。因為我們已經抱定了犧牲的決心。

■老兵返鄉運動成功後，又組織開展了多項運動

雖然老兵可以回大陸探親了，但是公務員、教師還是被限制。於是，我們繼續開展公教人員的返鄉運動。

記得在1989年，為了突破這項禁令，我們組織了三十餘人「臺灣教師大陸探親訪問團」。儘管大陸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我們依然不改變原先的行程。

我們的想法是，你不讓我們去，我們還是去了，回台後要怎樣處理，你看著辦！當時也有很多台商正在為是否繼續到大陸經營而猶豫，看到我們教師團平安來去，沒有受任何影響，於是大大鼓勵了他們。

老兵返鄉運動成功後，我又參與了很多爭取權利運動，如「戰士授田證兌現」、改善「榮民之家」的待遇、台籍老兵的返台、維護教師權利及「萬年國會改選」等。當時一起參與這些運動的人士早期叫「黨外」，後來一些人組織了「民進黨」，傾向於台獨，我就遠離他們了。

從1987年開放了老兵返鄉以後，很多人認為兩岸已經朝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沒想到後來李登輝發表了「兩國論」，暴露了「獨台」陰謀。我們這些老兵與夏潮聯合會、政治受難者互助會等組織了中國統一聯盟，我是發起人之一，被選舉為理事並擔任社會部長。

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後，使我信念更加堅定，行動也更積極了。從「返鄉探親」到「中國統一」，雖然有時間和訴求內容上的差別，但意念是一貫的，目標是相同的。我一定要努力活到那一天，親眼看到中國的和平統一，親眼看到「中國統一聯盟」解散，因為屆時我們再也不需要統一運動了。

〈第三部分 願望與期待〉

■兩次逃亡對我的成長是正面的

在臺灣我兩次從軍隊中逃亡。

第一次逃亡，是剛到臺灣不久，因為受不了當兵的生活及精神上的痛苦，有個同學認識了曾在岱山修築機場的一個工兵連長，於是我們趁著外出到大水溝洗澡的機會，偷溜到他的單位。第二次的逃亡是因為我常常想家及抱怨被抓來台，就被列

為問題士兵，後來又拒絕在軍中發動的「自願留營」、「以軍作家」等運動上簽字，受到監視與多重磨難，於是又作第二次逃跑，被抓了回去受軍法審判，被判3年徒刑。

在監獄中，與一個姓任的飛行員成為莫逆，那個飛行員是廣東人，20多歲。他企圖駕機飛大陸，當飛機已經滑行到跑道頭快要起飛時，不曉得什麼原因突然熄火，他就被抓住了。待在同一監房3個月，他教我英文、數學、交際舞，也告訴我：「你要反抗這個威權體制，你必須先保護自己，充實自己，才有力量，不要像我一樣平白犧牲。」這些話，對我的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那個難友後來在某一天破曉時分，被押到刑場槍斃了。他曾經寄了很多信託獄卒親送給他兄嫂，但是都沒有任何回應。白色恐怖抹殺了親情、人性，他是抱著很大的遺憾離開的。

刑期滿，我又被勒令回部隊當兵，但從此我不再浪蕩嬉遊，開始發奮自修讀書，幾經努力，取得等同高中畢業的學歷文憑，報考具有大學學位的政工幹部學校，這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畢業後，我再服役了10年才退伍。我用10年青春換來後半世自由。

■從流離到團圓

兩岸開放後，我每年都回舟山探親，現在父母過世，回去的次數就比較少了。

有很多人說國民黨把你抓來，你的日子過得還是蠻好的，應該感激國民黨。我不以為然。我是經過長期的痛苦煎熬，經過不斷的奮鬥努力，而有現在的生活。人生的際遇很難確定，關鍵是從什麼角度去衡量。任何強迫他人離鄉背井與親人分隔，都是違背人性的，其所承受的痛苦，豈是區區物質生活所

能補償的？

很多當年被迫來台的老兵，至今還是孤家寡人，孤苦伶仃，產生很多怨恨。

我算是其中幸運的一個，現在的家庭是典型的臺灣家庭，妻子是臺灣客家籍，兒女都成家，生活全靠退休金，不算優渥，省吃儉用也就夠了。

剛到臺灣時，對這陌生的異鄉，一直認為自己只是一個過客，是避寒的候鳥而已，但是經過長期的生活，候鳥已然變為留鳥，過客也成主人，孜孜不倦的工作，老老實實的生活，幾十年來的融合，我感覺自己已經成為這片土地上的一分子。然而近年來，有些政客每到選舉總是會操弄挑撥，羞辱來自大陸的外省人，以獲得個人或政黨之私利，使得本來已經落葉生根的我們，再度產生恐懼，原本有終老於此的打算，而今，則又感歎「異鄉終非故鄉」。

而我的故鄉岱山呢？每次回去，故鄉的變化之巨，令我喜憂參半，喜的是家鄉的物質建設一日千里，憂的是精神文明未同步提升，尤其是親情、友情，每每以物質為衡量，使我內心深處藏著的故鄉情懷，逐漸有了失落的感歎。

從流離到團圓……故鄉、異鄉、他鄉，何處是我的家？

■願為兩岸交流繼續努力，期待中國早日統一

這輩子我最驕傲欣慰的事情，就是為兩岸關係的促進，盡了一份薄力。

兩岸關係現在雖然受到台獨分子的衝擊，但是符合兩岸人民共同願望的和平發展，才是最後成功的基礎。不和諧的現象始終是暫時的。

和平發展的基礎在哪裡？看兩岸的競爭，你的進步是否快，政策是否符合人民期望。我期待大陸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同

步前進，因為健全與祥和的社會，才會贏得臺灣社會和民眾的向心，到時，和平統一的目標自然就會水到渠成。

我現在參與的社團主要是《海峽評論》雜誌社和外省臺灣人協會。前者是一個高度主張和平統一的學術團體，有很多著名的學者專家參加；後者是由大陸到臺灣的第二代所組成，其宗旨是促進臺灣社會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融合，數年以來頗有成效。

我深受戰爭之害，飽嘗顛沛流離的痛苦，希望我們的後代不再經歷我們這輩的苦難。我認為兩岸任何挑起戰爭的一方，都將遭到全民的譴責。我終身的目標就是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兩岸中國人攜手合作、共同努力，讓中華民族成為不受外來侵略的有尊嚴的民族！

（轉載自《逝去的硝烟—赴台老兵訪問實錄》，陳玲著，卻酬）

陳玲

作者簡介

陳玲，浙江舟山人，浙江海洋大學副教授，臺灣海洋大學訪問學者（2009），美國密蘇里大學訪問學者（2019~2020）。

在國共舟山群島爭奪、去台老兵、太平輪船難等研究領域成果豐碩，出版中文著作9部。《舟山撤退機密檔案》被臺灣旺報連續十天連載；《解密國共舟山群島爭奪戰》被收入當代浙江優秀學術文庫；《逝去的硝烟—赴台老兵訪問實錄》被列為舟山市文史資料；《浙江人在台灣》被評為舟山市優秀社科成果一等獎。部分成果被舟山市博物館徵集；是多部紀錄片的執筆者和重要受訪者。研究成果被臺灣聯合報、臺灣中廣、新浪網、香港中國評論通訊社等媒體關注。

舟山鄉訊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同鄉先進及愛好藝文鄉友惠賜佳作。
- 二、來稿請以故鄉史蹟、習俗、風土人物、生活回憶，旅台同鄉事業介紹或動態，以及返鄉探親觀感記述等文為主，其他文稿將視內容情形，酌予錄用。
- 三、來稿請用有格稿紙單面繕寫清楚，文尾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出生日期和通訊地址，發表時筆名，悉聽尊便。
-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如不願意被刪改者請預加聲明，本刊有權利刊登與否。
- 五、來稿一經刊用，以千字新臺幣四百元計酬，文長請勿超過三千字。如有超過，一律以三千字計酬。轉載或宣傳性文字，贈送刊物，不另致酬。歡迎在台各級學校之舟山鄉親子弟，在學同學（附在學證明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踴躍投稿。
- 六、惠稿請寄臺北市仁愛路三段八十八號二樓台北市舟山同鄉會轉舟山鄉訊編輯部收，或 e-mail: joushan.taipei@msa.hinet.net
- 七、本會網址：<http://joushan.org>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誌字第二八四六號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舟山鄉訊 第二〇一期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十五日

出版者：台北市舟山同鄉會

發行人：張冬梅

主編：王愛勤

編輯委員：沈行發 侯從容

潘瑞泰

編校：吳岱隆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三段八十八號二樓

電話：(〇二)二七〇〇七九九三

傳真：(〇二)二七〇八六九九三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一三八〇三一五

印刷者：協聯印書館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二巷八號

電話：(〇二)二三三一九一七二

傳真：(〇二)二九九二三八一五

(本刊為非賣品，免費贈送舟山同鄉會會員)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588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